



印祖文库

主编 北京大方广华严书局

佛学大辞典

校勘本

①

丁福保 编

北京大方广华严书局

校勘

文物出版社



印祖文库

主编

北京大方广华严书局

佛学大辞典

校勘本

①

丁福保 编

北京大方广华严书局

校勘

文物出版社

责任编辑 李缙云 刘永海
装帧设计 程星涛
责任印制 梁秋卉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佛学大辞典(上、中、下)/丁福保编.--北京:文物出版社,2015.12
ISBN 978-7-5010-4431-3

I. ①佛… II. ①丁… III. ①佛学-词典 IV.
① B94-6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59327号

佛学大辞典(上、中、下) 丁福保编 北京大方广华严书局校勘

出版发行 文物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东直门内北小街2号楼
邮 编 100007
网 址 <http://www.wenwu.com>
邮 箱 E-mail:web@wenwu.com
印 刷 北京楠萍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87×1092毫米 1/16
印 张 177
版 次 2015年12月第1版
印 次 2015年1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10-4431-3
定 价 590.00元(上、中、下)

本书版权独家所有,非经授权,不得复制翻印

序 言

佛教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历来受到国家及国人的重视。但佛教典籍浩如烟海,宗派林立,名数繁多,文字艰涩。不仅今人常感难以入手,古人亦觉难通幽径。有鉴于此,中国近现代史上一位佛学奇才丁福保先生编纂了一部《佛学大辞典》,为我们提供了开启宝库的金钥匙。此书虽然出版已经 90 余年,但至今仍然是学人案头必备的工具书。

《佛学大辞典》从 1921 年出版至 1939 年,先后印过 4 次,皆为线装 16 册,3000 余页,正文每页分上、中、下三栏。1984 年,文物出版社曾将该辞典重新影印出版,并改为每页四栏,16 开精装本 1 册,共 1600 多页。全部辞目索引均按新页码重新编排,改正了辞目字首和辞目索引笔画编排上的错误;旧版中的补遗 25 条插入正文相应条目;原书有当时人的赠序 9 篇,并有《畴隐居士自订年谱》,因与本书内容无关而删去。但对于正文中的错讹之处及编排上的错乱,未做订正。

随着国人对学习和弘扬传统文化的需求日益增长以及简体字的推广普及,这部《佛学大辞典》在使用的过程中也越来越显现出诸多不便,如字体字号、排版方式、检索、查找等。尤为重要的是,这部大辞典在出版后不久,近代高僧印光法师在与宁德晋居士书信中就提到“丁福保所辑之《佛学大辞典》,其名相甚博,而于考究殊欠详审,大约卅中必有一讹,唯通家方可了别,否则或致由彼致误”(《新编全本印光法师文钞》卷十四)。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北京大方广华严书局 2008 年在制定“印祖文库”规划时,即将该书列入“印祖文库·佛学工具书类”选题之中,并决定对其进行全面、系统的校勘、修订。自 2008 年 4 月至 2015 年 10 月,书局先后组织专家学者数十人,历时 7 年,对该辞典进行了反复校勘、考订。发现并改正了旧版中的错讹计 1100 余处,并在书后附《校勘记》逐一说明。如此规模的校勘、修订,自该书问世以来还是首次。现得以出版发行,冀为传统文化建设及文化复兴增光添彩。

在校勘、修订《佛学大辞典》过程中我们做了如下工作:

一、文字由原来的竖排繁体改为横排简体,每页上、中、下三栏改为左右两栏,并增大字号,方便阅读。

二、增加检索方法,原书辞目字首虽然按笔画多少排序,但笔画相同的字集中在一起,不便检索。今按简体字笔画重新编排,纠正原书笔画错误,正文顺序则不做改动。新增辞目字首汉语拼音检索(每一音节下的页码均与辞目索引总表页码相同)。多音字则将所有读音列出。佛教中特有的读音,也放在相应音节下,如乾(qian)、乾(qan)、伽(jia)、伽(ga)、伽(qie)等。

三、原书辞目旁所加黑点及排于其后的同类辞目所附圆圈,今删除。

四、将原书中的错乱编排进行校订,部分补遗插入正文相应条目,改正错讹(包括错字、漏字、错误释意等)。其校改原则:(一)佛典引文的校勘,首选《乾隆大藏经》,因这部大藏经比较普及,且经多次校订;其次选用《大正藏》,因其收录佛典最多;再次选用日本

《续藏经》，其收录经典在前两部经之外，可参考。这三部大藏未收的佛典，选用《赵城金藏》本、《高丽藏》本、《藏外佛典》本或单行本。(二)非佛典引文的校勘，主要选用《四部丛刊》等常见版本，并详细标注卷数。版本极多而文字无出入的文献，则不再标注版本。(三)对只撮录原文，非完全引用，或增加说明文字，或省略一些字词而不影响经意的，则不做修改。(四)非引文的校勘，首先用本书其他辞条参校，或根据上下文是否一致进行判断；如果本书不能说明问题，则选用《三藏法数》、《佛光大辞典》等其他辞书的相关条目，务求找到依据；如果找不到任何文献依据，则判断其是否符合语法，是否符合佛教义理，据文意修改。(五)文献中不区分的字，如“已”、“己”、“巳”等；避讳字，如“元”、“玄”等，径直改正，不出校记。

金无足赤，丁福保所编纂的《佛学大辞典》，虽然存在较多错讹，如某些辞目的解释上不够准确、清楚，有些注释文字艰涩费解等，但仍不失为文化史上一项伟大的创举。我们相信，该大辞典通过此次大规模的校勘、修订，其使用价值会极大地提高，再加上版面、装帧的精心设计，一定会在广大读者中引起反响。由于我们所作的校勘只是针对在出版校对过程中发现的错误，原书引文难以逐一核查，遗漏之处在所难免；还有一些文献未能查核，如《秘藏记》、《胎藏界曼荼罗大钞》等，虽有疑问，但未敢擅改。尚望有识之士多多批评指正，裨补阙漏，使这部大辞典更好地发挥作用。

最后诚挚感谢所有参与本次校勘、修订工作的专家学者以及本书局的编校人员。

北京大方广华严书局敬述

2015年10月

凡 例

一、本辞典由原书繁体竖排转化为简体横排的过程中,有两点在此说明其中变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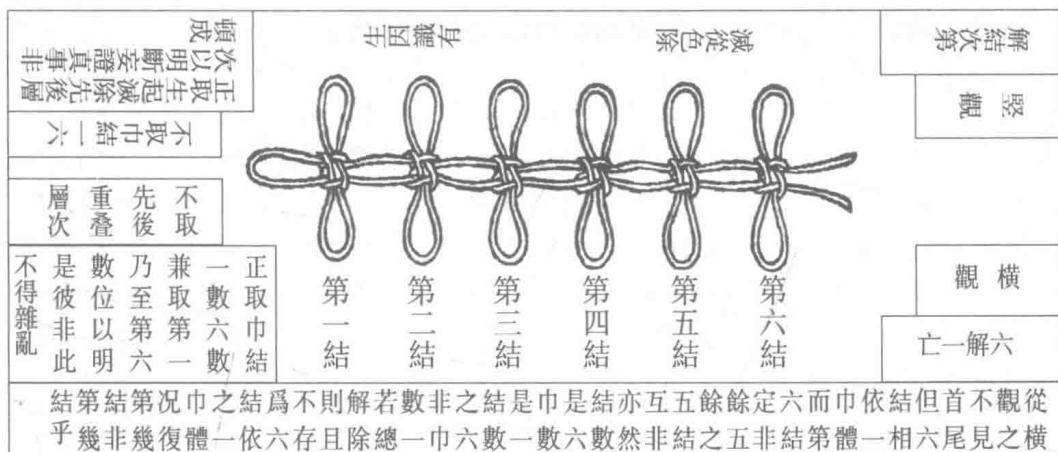
1、文字繁体转简体

本辞典文字转化过程中严格依据国务院最新批准发布的《〈通用规范汉字表〉使用手册》(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8月第1版),并参考《〈通用规范汉字表〉解读》(商务印书馆2013年7月出版,2013年9月北京第2次印刷)中文字规范使用精神,对原书繁体文字谨慎细致地作了转化。有些繁体字虽在《通用规范汉字表》中已简化,或多个繁体字合并为一个简化字使用,考虑佛教辞典本身语言文字使用习惯及承载音义不同等特点,因具体语境仍然保留原书原字。如顛、姪、菴、闍、沈……等字保持了原书的使用规范,未作改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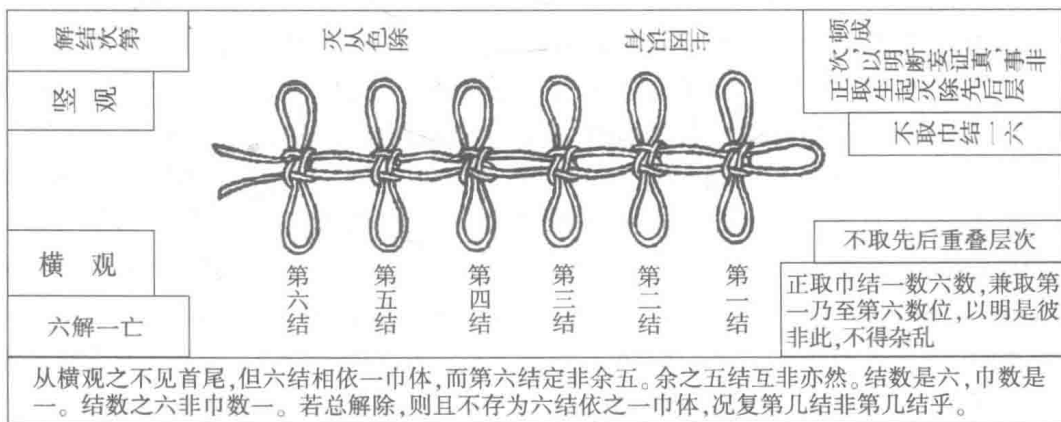
2、竖排转横排

本辞典除了文字排版格式由竖排转成横排之外,也把原书中诸多图表文字由上到下、由右到左的逻辑顺序转为横排由左到右的阅读顺序,以适应现代读者查看理解。

如 原书图表:



转化后图表:



二、为了便于查阅,索引部分把原书中首字头相同的词条都调整到了一起。欲查某词条,只需要在通检中查找此词条的首字头,依通检所标示的页码,翻阅到索引此页,该处即有此字头的所有名词。

三、索引之前,编有文字笔画、汉语拼音两种通检系统,以适应现代查阅习惯。

1、笔画通检按笔画及【一】【丨】【丿】【丶】【乚】排列。笔画通检中“字”所标示页码为索引页码。

例:如欲查【音声佛事】一词,先以“音”字为词头,则可在笔画通检所标示九画之中找“音”之首笔【丶】列,查到“音”字所标示第105页,然后翻阅到索引之第105页,该处即有“音”字头各项名词,即可查到【音声佛事】一词在辞典内文之第1281页。

2、汉语拼音通检按照字头拼音排列。关于多音字的情况,在任一读音中分别标示此字,读者可依多音字的任一读音查到此字头的相关词条。

例:如欲查【般若】一词,先以“般”字为词头,“般”字读音有bo、ban、pan三个,以此三种读音中任一拼音去查,均可以查到“般”字,所标示第127页,然后翻阅到索引之第127页,该处即有“般”字头各项名词,即可查到【般若】一词在辞典内文之第1523页。

四、正文内页中序号[1][2][3]等,是此书本次校勘的相应标号,以便读者对应查阅辞典后面的《校勘记》。

五、正文内页中序号①②等,是相应页的编者注序号。

佛学大辞典自序一

余平生无他嗜好，独于古人之典籍如种宿缘，积书都十余万卷，耽耽癖嗜，朝斯夕斯者，二十余年。尝谓儒家注经之学，汉儒尚矣；晋唐以还，渐滋凿空；迄乎宋人，专尚义理，敝履考据；元明诸儒，卤莽灭裂，强附解人者居多，昧阙如之义，启师心之习，向壁虚造之风，自此而愈扇，求其几于河间献王所谓实是求事者，则如凤毛，如麟角，藐焉仅矣。陆务观谓著书易而注书难者，良以此耳。

余自四十以后，皈依象教，发愿笺注佛经。窃欲矫前贤之失，立不朽之言。上下古今，絜长量短，微汉儒，吾谁与归？汉儒注经，皆守师说，不尚新奇，不自臆造，不为附会，不事剽窃，不望文生义，不增字解经，不妄诋古训，不率改经文，无骑墙之见，无固执之谈，此两汉经学所以独绝千古也。注儒书当如此，注佛经亦何可不然？佛经译自天竺，彼国典籍浩繁，未能尽译，文献无征，像法陵替。鸿生钜儒，日操盈尺之简，而遇释氏之僻典，往往有瞠目结舌，不能诠释其一字者，所以注佛经较注他书为尤难也。余以沟犹脊儒，不揣枵昧，笺注佛经十余种，贸然行之于世，今且一再版矣。余诚不敢谓凡所笺注，尽得佛旨，然据事征典，不参末议，无悖乎汉儒经注之例，则窃敢自信者也。其注而未毕业者，有《法华经》及《楞严经》，此外尚拟注《地藏本愿经》、《维摩经》、《圆觉经》、《无量寿佛经》、《胜鬘经》、《金光明经》、《梵网经》、《楞伽经》、《华严经》、《大日经》、《成唯识论》等数十种。预计杀青之费，已非余个人之所能为役矣。既又思诸经之注，皆可单行，亦未始非节省刊费之一法。考汉初儒家之为传注者，皆与经别行。《春秋三传》之文，不与经连，故石经书《公羊传》，并无经文。至马融为《周礼注》，乃云欲省学者两读，故具载本文，始以注与经合而为一。然其后如《仪礼》单疏、《尔雅》单疏等，在赵宋时尚单行于世，今之仿宋本可覆案也。又以史部、集部之注证之，亦有离原书而单行者，如司马贞之《史记索隐》，沈钦韩之《两汉书补注》及《范石湖诗注》，周寿昌之《汉书注校补》，孙元培之《小谟觴馆集注》之类，其初皆单行本也。

余于佛经之注，亦拟师单行之法。然经注之叶数较少者，固易为力矣；脱欲注《华严》、《大日》等，其功将穷年而不能竟。日月逝于上，形神衰于下。即此发愿欲注之经，在三十年内且不易脱稿，况十二部经浩浩大海！形有尽，愿无尽，以无尽之愿，入有尽之年，幻躯石火，心力难酬。昧昧我思之，不得不变通其例矣。爰拟一注经之简捷法于此：选择诸经中之专门名词，先去其复见者，而后释其意义，示其出处。以第一字之笔画，分别部居，略如《骈字类编》，而严密其体例，使检查者可一索而得之。倘此书果成，可作为一切经之总注，余发愿注经之心，庶几而得大遂矣，正不必逐部而笺注也。余规画既定，遂于佛书中之专门名词，竭力搜罗。自民国纪元以来，固已积数千条，皆随笔甄录，先后无次，拟嘱孙生继之董理而译补之，颜曰《佛学大辞典》。然兹事体大，非更积数年之功不能成。后闻继之将有远行，虽挽之使留，而尘世劳劳，聚散何常？继之纵欲竟其业，或为他事所牵掣，深恐此愿终不能偿。余于是遂自任编纂之役，屏弃一切，痛自淬厉，更参以日本织田氏、望月氏之《佛教大辞典》，若原氏之《佛教辞典》，藤井氏之《佛教辞林》等，以补旧稿之所不及。余于此书，沉面濡首，至忘寝食，拮据搜辑，蔚为巨观。崇台非一干，珍裘非一腋，淮阴将兵，多多益善，土行取材，竹木无遗。资料既备，始将各条裁而离之，依笔画之

繁简而先后之，继则依次而联之。或联而复离，离而复联，错综经纬，要于各归其类，不复有衡决颠倒之为病。盖其事甚淆且碎，牛毛茧丝之事也。后又为之剔其瑕砾，拏其萧稂，历数年之襞积，而余之《佛学大辞典》始溃于成。

于是客有见余书者，起而谓余曰：“此书也，笙簧于群雅，殽烝于众艺，识大识小，亦玄亦史。庄严如入天府，瑰丽如入都市。大则黄钟赤刀弘璧琬琰，小则米盐粟菽竹马啜盘，色色形形，奇奇怪怪，闻之动心，观者骇目。举凡东西方与佛乘有关系之学说，悉汇萃于斯。洵属名理之渊府，心王之游苑，蔚然为东西大小乘元气浩沔之一切经总注也。前之《小辞典》，犹小乘经，为半字未圆之义；今之《大辞典》，为满字无欠缺之义。然乎否乎？”余曰：“昔灵峰大师有言曰：‘汉宋注疏盛^[1]，而圣贤心法晦，如方木入圆窍也；《随机羯磨》出^[2]，而律学衰，如水添乳也；《指月录》盛行，而禅道坏，如凿混沌窍也；《四教仪》流传，而台宗昧，如执死方医变症也。’是书也，称多闻备故实可矣。吾人般若体中，空空寂寂，毕竟清净，无有一物可得。即《维摩诘经》所谓‘善哉善哉，乃至无有文字语言，是真入不二法门’也。亦即《楞伽经》所谓世尊‘不说一字’，‘离言说相，离分别相，离名字相’也。学者苟不求教外别传之微旨，徒执着于语言文字，自矜博雅，而适以玩物丧志而已。则当推灵峰之意而告之曰：自《佛学大辞典》盛行，而三藏十二部之津梁断，八万四千法门之铃键毁矣。稗贩语言文字，正如吹网欲满，非愚即狂。此书以世谛言之，名曰《佛学大辞典》，以第一义谛言之，仅可曰《佛学吹网录》，乌足当《涅槃经》所称满字义哉！虽然，余注经之愿于此已偿，此后便当烧却毛颖，碎却端溪，兀然作一不识字之人，而专修禅净矣。”

中华人民建国之八年九月无锡丁福保仲祐识

校勘记

[1] “汉宋注疏盛”，底本缺“疏”字，据清嘉庆五年（1800）刻本《灵峰满益大师宗论》所附《八不道人传》改。

[2] “《随机羯磨》出”，底本作“《随机羯摩》出”，据清嘉庆五年（1800）刻本《灵峰满益大师宗论》所附《八不道人传》改。

佛学大辞典自序二

昔释迦文佛在灵山会上，拈花示众，惟迦叶尊者破颜微笑，如来即以正法眼藏付迦叶尊者。是名如来清净禅，即最上乘禅也。其道由迦叶至达摩，凡二十有八传，方来震旦。后达摩五百年而云门生，随机应问，逗接来学。凡有言句，竞务私记，积以成编，虽不许传录，而密相授受，闾之篋衍。此犹近世之所谓佛学辞典也。盖释氏之有辞典，实自云门始。宋释法英曰：“后世惜其流布不广，遂刊木以印行于时。吾少读之，疑其书之脱误，欲求他本较之而未暇。然吾宗印写传录，率多舛谬者。盖禅家者流，清心省事，而未尝以文学为意。”法英之言如此，可以知禅宗有辞典之大略矣。其后有释善卿者，宋时东越人，姓陈氏，晚号睦庵，为开元慈惠师弟子。猎涉众经，遍询知识，闻一缘，得一事，即录之于心，编之于简，而又求诸古录，以较其是非。积二十载，得二千四百余条，名曰《祖庭事苑》，分为八卷（宋绍兴甲戌刻本）。此禅宗第二次改良之辞典也。然以今之《佛学大辞典》较之，则《事苑》为椎轮，此编为大辂矣。

是书自一画至三十三画,以笔画之简繁为次第。字从所统,若律吕之有元声;类以字分,如百川之归大壑,提纲挈领,义例粲然。部分则简而不烦,取材则博而能要,极学林之瑰丽,为法苑之奇观。《记》曰:“比事属辞。”《易》曰:“方以类聚。”今则字皆从同,而不妨于并列;事虽各别,而不至于混淆。于是乎大藏、续藏万数千卷中怪怪奇奇之名物象数,大备于一书之中,而蔚然萃为群经之秀矣。呜呼!三世如来,始于学,终于无学。胡可与博地凡夫,竟言不立文字,单传心印,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之最上乘禅哉?

民国八年十月中旬无锡丁福保仲祐序

佛学大辞典自序三

《佛学大辞典》,余已一再序之矣,而意犹未尽,故复为之序曰:

佛经者,其旨微,其趣深,其事溥,其寄托也远。苟欲明其真实义者,必以通其词为始。词者,积字而成之专门名词也。名词既通,讽咏涵濡之,意义自见。否则博会穿凿,虽反复数千百言,不过为摸象之譬说,庸有当乎?程伊川先生之序《易》曰:“得其词而不得其意者有之,未有不得其词而能得其意者。”此言诚可为后人读佛经者法。故欲读如来所说之一切经者,必备此可为一切经总注之《大辞典》也。

佛经自后汉明帝时译入中国,其专门名词见于历朝正史者,如《魏书·释老志》、《隋书·经籍志》中之舍利、桑门、般涅槃、阿育王、须陀洹、斯陀含等,不下数十百条,见于《宋》、《齐》、《梁》、《陈》、《隋》各书及《南》、《北史》者,尤指不胜数。读史者遇之,往往瞠目不能解。若检此《大辞典》,则昧者明而惑者解矣。非唯读史然,读诗文集亦然。吾国历朝所传之别集,征引释典者甚伙。如徐孝穆、庾子山、王右丞、柳柳州、白香山、苏东坡、王介甫、黄山谷、宋学士等集,则其尤也。后之作注者,虽亦于释典名词间附诠释,然大率荒陋而不详。慧业文人,苟检此《大辞典》,而为古人补注之,必能与李善之注《头陀寺碑》,述三藏十二部如瓶泻水者,相颉颃也。又如《圣教序》中之鹿苑、鹫峰,《多宝塔碑》中之化城、檀施,《圭峰碑》中之五戒、八戒、四谛、十二缘、六波罗蜜、四无量心、三明、六通、三十七品、十力、四无畏、十八不共法、世谛、第一义谛,《玄秘塔碑》中之定慧、舍利、摩顶、菩提、法种、灵山、大不思议等等。临池家朝斯夕斯,而未审其意义者何限?苟检此《大辞典》,则不啻若自其口出,源源本本,如数家珍。或以此而播菩提种子,非仅免数典忘祖之讥而已。

且佛学书中之名词,往往滥觞中土典籍,而后人多昧其所由来,如“本师”二字见《史记·乐毅传》,“祖师”二字见《汉书·丁姬传》,“居士”见《礼记》及《韩非子》、《魏·管宁传》,“侍者”见《国语》及《汉书》,“眷属”见《史记·樊哙传》(本作“媿”,注:音眷),“长老”见《汉书》,“宰官”见郭象《庄子注》,“某甲”见《周礼》郑玄注及应劭《汉官仪》,“布施”见《国语》,“供养”见《嵇中散集》,“烦恼”见河上公《老子注》,“薊”字见《释名》,“印可”见《论语》皇侃疏,“憺怕”见《广雅》及《子虚赋》,“唐捐”之“唐”见《庄子》,如斯种种,未可殚述。夫古今典册,浩如烟海,后人读书不多,欲尽知其出处,诚为难事。《佛学大辞典》乃为之一一详证。虽所引各书间有在译经之后者,是为引后明前。如李善注班固《西都赋》,引用蔡邕《独断》,实示其先例矣。又释典名词,世俗承袭误用者,亦颇不鲜。如以得某种学术之奥妙者曰三昧,而不知三昧为正定;以传布其所宗之道者曰行道,而不知行道为向佛

右行回旋之敬佛仪式；以玄奘法师所译之《心经》称之曰《多心经》，而不知“多”字当属于“般若波罗蜜”字之下；以群集袒裼男女为无遮大会，而不知其为聚集贤圣道俗、贵贱上下，实行平等财法二施之法会。如此纰缪，难更仆数。《大辞典》乃为之一一考核，可以破疑团，标确解，庶尽祛其耳食沿讹之陋矣。

昔宋释赞宁有文学，洞古博物，王禹偁、徐铉有所疑，皆就质焉。徐赠以诗，有“空门今日见张华”之句。《高僧传》曰：“非博则语无所据。”而云法师务学十门，亦曰非博览无以据。盖古时之佛学，犹汉儒训诂之学，虽专门授受，株守师承，而名物典故，悉求依据，其学核实而难诬。后世之冒为禅宗者，犹后儒之空谈义理，非不覃思冥会，妙悟多方，而拟议揣摩，可以臆测，其说凭虚而易骋。故心印之教既行，天下咸避难趋易，辩才无碍，语录日增，而腹笥三藏之学，在释家亦几乎绝响矣。若佛子而阅此大字典者，斯知华梵名义，言不凿空，语有典则，则黄宗羲“佛者空疏”、“妄谈载籍”之讥（见《答济洞两宗争端书》），庶可免乎。《大辞典》之有裨于世者如此。

昔卫正叔纂《礼记集说》，恒病世儒勦取前人之说为己说，曰：“他人著书惟恐不出于己，余此编惟恐不出于人。”余不敏，窃有取于此旨，故于各专门名词下所引诸书，无不详其出处。此非侈摭采之博也，虑观者莫究其所由来，默启其向壁虚造之渐也。惟其中往往有一专门名词，以所引经论有大小乘之不同，而两说各异，又有同属一乘，而彼此所说若相矛盾者。初学于此，辄心焉疑之。虽然，何疑为？试以儒书为喻。鲁史非亦有所见异词、所闻异词、所传闻又异词之说乎？昔郑康成注《论语》“哀而不伤”，读“哀”如字，笺《诗》则改“哀”为“衷”，而答刘炎云：“《论语注》人间行久，不复定以遗后。”又注《坊记》引《燕燕诗》以为定姜之诗，而答晁横云：“《记》注已行，不复改之。”可见古人著述，无妨彼此兼明，不必改从画一。况乎如来一音演说，众生随类各解，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如来不过因病与药耳。故《金刚经》曰：“无有定法，如来可说。”若各守宗派，互相水火，则其戾于大道圆融之旨，不已甚乎？编者资性樛昧，不能强记，丹铅涂勒，心勦形瘵。拮据典籍，积有年所。辟福田之菑畚，作有学之涂径，洗专己抱残之陋，汇群学详说之资。郭璞有言：“可以博物不惑，多识于草木鸟兽之名者，莫近于《尔雅》。”吾于此书之于佛乘也亦云。

然全书浩博，讎对非易。通人讹笔，俗儒踵谬，自汉以来，两者均不能免。如以“典”为“与”，以“陶”为“阴”，见刘歆《七略》。“舆”书作“更”，见蔡邕《明堂论》。六朝隋唐，讹谬辈出。以“豊”同“豐”，将“束”作“宋”，见李阳冰书。若《颜氏家训》所载“文子”为“学”，“言反”为“变”等俗字，凡数十见。是编卷帙既繁，虽数四校勘，而鲁鱼亥豕，自愧未尽。昔王引之先生校正《康熙字典》讹误二千五百八十八条，作考证三十卷。余亦希同志剟其瑕而正其误，印须有愿，翹足竢之。

呜呼！庄子有言：“小夫之知，敝精神于蹇浅。”韩子云：“注《尔雅》虫鱼者非磊落人。”若有以此相消者，则余无以自解矣。

无锡丁福保仲祐甫识

佛学大辞典例言

丁福保

一、总论

凡编书必先定凡例。凡例既定,其书乃有条理可观。试以儒家之书证之。《左传》中言“凡”者,皆凡例也。《易》乾坤二卦,用九、用六者,亦凡例也。唐修《晋书》¹,敬播、令狐德棻之徒先定凡例,使秉笔者遵用之。刘子玄《史通·序例篇》云:“史之有例,犹国之有法。”例之为体,自《左传》后中绝。自千宝凡例起,而后人承之,虽短长各见,要皆自出条理云云。《隋书·魏澹传》:所著《魏书条例》一卷,“详密足传于后”。此外如《易略例》、《春秋释例》、《纂例》等,皆凡例之单行者也。传注之家,尤严于用例。如左、公、谷、何休、王弼、虞翻、杜预,皆先立一例,不得有所出入。即以佛经而论,先序分,次正宗分,次流通分。其首句必冠以“如是我闻,一时,佛在某处,与某某等”,亦佛经之凡例也。余编纂《佛学大辞典》,多至三百余万言,若无精密之体例为之范围,必如乱丝之不可爬疏,狂流之不可障遏。此余所以摭微文末义,平日所诵习者,聊取证于往训以为法,非敢云发凡起例也。

二、编纂之例

考吾国编纂辞书之法,略分数种²。有以音韵分类者,始于周彦伦之《四声切韵》,至《佩文韵府》而大备,自东韵至洽韵,为部一百有六。法非不善,然欲强学者辨某字收在某韵,某字数韵互收,实为难事。又有以偏旁分类者,始于许叔重之《说文解字》,至《康熙字典》而大备,自子集至亥集,为部二百十四。如“𤇀”字向收日部,今则改为火部;“隸”字向收隶部,今则改为雨部;“颍、穎、颖、穎、穎”四字,向收页部,今则改为水、火、禾、木四部。法非不善,然欲强学者尽为小学家,详悉古人制字之意,辨某字宜归某部,亦是非易。故本书不取以音定字之法,亦不取以形定字之法,惟参用明陈禹谟《骈志类编》、有清《钦定骈字类编》之例,反覆推勘,使检查者力求便易,依各名辞第一字及第二字笔画之多寡分类而排列之。字之笔画,自一画至三十三画而止。本书即因之而分为三十三部,庶几学者检查时可无辨韵、辨偏旁之苦。

本书大抵先用简单语言,表明各条专名之意旨。再引经论或古德之著述,通人之笔录,及诗歌等以博证之。此犹《经籍纂诂》,先列本训本义,而以经史诸子引于其后也。

吾国幅员辽阔,方言随处而异。所以“吴楚失于轻,燕赵失于重”(宋程子《经说》)。“秦陇则去声为人,梁益则平声似去”(隋陆法言《广韵序》)。北人不识盱眙,南人不识箠屋。熊安生河朔人,其反切多北音。陆德明吴县人,其音释多南音。《荀子》每言“案”,《楚词》每言“羌”,均属楚音。公羊子之传《春秋》,郑康成之注《三礼》,类多齐语。是皆足以证方言之不能从同也。佛经译自天竺,译者因方隅之隔,时代之异,往往同一梵文,而译音之别名,遂多至不可胜数,盖不能操一舌以齐万喙也。本书将各种别名悉数备载(如般若,又作班若、波若、钵若、般罗若、钵刺若、钵罗枳娘、般赖若、波赖若、钵罗肾襪、波罗娘是也),而各别名亦按笔画之多寡分载于本书之索引(如班若、波若、钵若、般罗若、钵刺

若、钵罗枳娘、般赖若、波赖若、钵罗肾襪、波罗娘之为般若之别名，皆备载于索引是也），以便检查。又重要之专名下，间有附以西文，西文后附一“梵”字，则为梵语之省文；附一“巴”字，则为巴利语之省文，而可知其西文即为梵、巴二语之对音也。

各名词下所引用之书，大抵用其略名，省篇幅也。例如玄应所著之《一切经音义》，省曰玄应《音义》；慧琳所著之《一切经音义》，省曰慧琳《音义》；希麟所著之《续一切经音义》，省曰希麟《音义》。又如《大毗卢遮那成佛神变加持经疏》，省曰《大日经疏》，或单曰《大疏》（《大方广佛华严经疏》，辞典中亦常省作《大疏》，学者以意求之可也）。又如《异部宗轮论》，省曰《宗轮论》，均以最普通之略名揭出之。夫书名之不用全名，而用略名者，儒家已开其例。如《尚书大传》称《书大传》，《大戴礼记》称《大戴记》，《逸周书》称《周书》，《白虎通德论》称《白虎通》，《风俗通义》称《风俗通》，《世说新语》称《世说》，《淮南鸿烈解》称《淮南子》，《吕氏春秋》¹⁹有十二记、八览、六论，而省曰《吕览》。佛书之用略名，非自我作古也。学者如有见其略名而欲知其全名者，可依略名之笔画在本书检查之，其全名即详注于略名之下。

凡述古人之言，必当引其立言之人。古人又述古人，则两引之。昔《李涪刊误》、《演繁露》所引诸书，必著名某篇某卷，令观者易于检校。陈厚耀等仿之，足以矫明人杜撰之弊。姚之骅《后汉书补遗》，不著所出之书，使读者无从考证。余萧客《古经解钩沉》，一一各著其所出之书，并仿《资暇集》、《龙龕手鑑》之例，兼著其书之卷第，以示有征。此皆可以取法者。故本书严守此例，凡引经论等必载明其卷数。

本书所引之经论，间有因原文过长，未能全载者，则删节之，而于所节处，用“中略”二字书于括弧中表示之；或撮其要义著之于篇，而于句末注见于某书某卷。窃谓古人引书，用其意而约略其词者甚多。《孟子》、《左传》、《史记》、《庄子》，周秦诸子皆然。非如后人之记旧文不全，妄以臆见改窜，以贻误阅者也。

本书采用之疏论，除支那撰述外，又多采用日本人著作，其问以关于密教者为尤多。盖以日本佛教，流自中土，颇有撰述，足资阐发玄旨者不少。而密教又自明以来，中土久绝，仅行于日本，故采用之，以期吾国再有如善无畏、一行、不空等者出，昌而明之。

真言种子，本属梵文。而各种真言，原用译音，然有不可不载梵文者，则必载其梵文之原形。

结印诵咒，或结坛诵咒，其坛式及手印，最为紧要。本书述坛式甚详，于手印则一一作图，附于卷首。

古来经论之有注释者不少。如《金刚经》之注释，现存者几及百家。《心经》亦然。他如《楞严》、《法华》、《起信论》、《唯识论》等，注者亦多。本书将注疏家之书名，咸备载于某经某论条下，其注疏之最著名者，则别列专条。

凡通俗相传之语，有关于佛教者（如烧香、行香、吃素、朝山、斋僧、七七、百日、寄库、血污池、枉死城、望乡台、孟婆神、酆都城、腊八粥、坐饿关、抱佛脚、唐僧取经、达摩渡江、十殿阎王等），有无关于佛教，而世人往往因佛教而牵连及之者（如甲马、纸钱、冥宝、抽签、城隍、土地、灶神、门神、紫姑、五通神、送羹饭、少林武艺、牛头马面等）。此二类虽传自俗语，而一一皆有出处，今亦详著于篇，阅之可免数典忘祖之消。

《水经注》，注中有注，用小字夹写。汲古阁《三国志注》，亦问如此。惟本书文字过小，不能用双行小注，故凡遇小注，则用括弧之号以别之。

三、用符号之例

凡一名辞之上下方，加粗线括弧之符号，以代墨匡，其旁则附以圆黑点（如【八万四千法门】是），醒眉目也。凡一名辞有与同类之辞相关联者，则以同类之名辞附属于后，而名辞之旁不附圆黑点，而附之以圈（如【声缘二乘】附于【二乘】之后是）。或以同类之事，列为一表，总以易于了解为宗旨。

各名辞之门类，均注明于各条之下。其门类有名数、术语、地名、天名、界名、人名、譬喻、佛名、菩萨、罗汉、异类、真言、修法、仪式、职位、传说、故事、印名、种子、经名、书名、流派、寺名、堂塔、动物、植物、杂语、杂名等，外加细线括弧之符号（如（术语）是）。

意断为章，语断为句。章句之学，发自子夏（《后汉书·徐防传》）。章者，明也。积句成章，所以明段落也。本书所引经论等文，其首尾即为一段落，皆用勾股之符号（如《说文》曰「一切普也」是），以醒眉目。此亦古人章句^四之遗意，且亦断章取义之微旨也。

本书每条专名之下，所引各种经论及各家学说，或大小乘殊途，或各宗派不同，往往有不能一致者，则每一别解，皆用“又”字以识之。而“又”字之四周，则围之以方墨匡，以醒眉目（如☐是）。

古人刻书，皆无句读。然穷乡后进，往往有旨义未通，不免以破句相授受者。昔班氏《汉书》初出，当时如大儒马融至执贽于曹大家，请授句读。韩昌黎《上兵部李侍郎书》，亦有“反覆乎句读”之论。古人之重视句读也如此。至赵宋绍兴初，《九经》监本，及建大字本，始仿馆阁校书式，从旁加圈点。今此书并师其例，每条皆熟思详考，务期句读分明，使学者开卷了然。然颜秘监之注《汉书》，胡景参之注《资治通鉴》，亦间有破句，而失两书之本旨者，况后人学识精神，远出二公之下者哉！惟有不执己见，随时改正，斯可矣。

四、检查之例

本书既分三十三部，而每部之字，其多者数逾二千，检阅亦难。故特编索引一册，部居整然，罔有凌替。阅者欲检某名辞，即以其第一字之画数，先检索索引，知在本书中某页之上层或中层、下层，一索即得。犹正续《皇清经解》之别有编目也。

本书所列之各名辞，往往有名异而实同者（如定、正受、三摩提、调直定、正心行处、息虑凝静等，皆三昧也）；有此处仅载大略，而别详于他处者（如检查【佛经】二字，其说甚略，而别详于【经】、【藏经】、【一切经】等条下是也）。又有索引中虽列其名，而实附见于他名辞中者（如索引中虽有【四王天】一条，而实附见于【六欲天】条者是也）。学者检一名辞，须彼此互求，往往有检至数处、数十处而其说始大备者。是在学者之勤求敏索，勿以得一说而安于苟且，其亦庶乎尽本书之用已。

五、分册之例

是书分订十有六册，不分篇章，又无卷数者，非无故也。盖以古人文字，书于简策，标其起讫，是曰篇章，如《汉书·艺文志》记某书若干篇是也。秦时始以隶书代篆书，以帛代竹木，帛可作卷轴藏之，已较简策为便。所以篇从竹简，卷从缣素，周秦称篇，入汉始有卷也。然彼时竹素并行，书入缣素，亦有称为篇者。嗣后讫于隋唐，书籍计卷者多，计篇者

少,著述家之所谓一卷,大抵即古人之一篇也。北宋始有刻版,卷轴之书,一变而为纸册,则成书之易,不啻百倍于古人。古书每叶字数,大抵无过六百,今是书每叶字数,几及二千。古人所谓简帙繁重,不能合为一篇者,或卷轴过长,巨如牛腰者,若载入是书,不过数纸,或数十纸而已。若是书不计其册数,约以八千字为一卷,铢铢而分之,可得三百余卷,以为题签著录之美观,是泥古而忘实者也。考诸古书,如《崇文》、《宋志》,亦间有著册而不详卷者。至《文渊阁书日》、《策竹堂书日》、《绛云楼书日》、《述古堂书日》、《李蒲汀书目》、《知圣道斋书目》等,皆但计册数而无卷数矣。故是书不分篇卷,而厘为十六册者以此。每册皆百叶者,因取百为成数,且厚薄适得乎中也。惟首末二册,过乎百叶,在势不得不然耳。

六、结论

日本织田氏之《佛教大辞典》,误文脱简,触目皆是。[如【七众溺水】条,第五人出已即住,住(脱去“住”字)已观方,第六人浅(误作“法”字)处则住,第七人登上大山,下脱“无复恐怖”四字。非查《涅槃经》则不能知其误。又如【二谛】条(原书一三三〇页)曰:“《百论·四谛品》‘诸物依二谛’。”案《百论》中无《四谛品》,惟《中论》有《观四谛品》,因检出改曰:《中论·观四谛品》“诸佛依二谛”。非查《中论》,亦不能知其误。又如【三车】条,引《宋高僧传》四《窥基传》“措疏略”之句。后检出原书,知系“举措疏略”之误。又“则吾法有寄矣”之“吾”字,误作“我”;“樊先以欲勾牵”之“牵”字,误作“率”,皆依原书更正。又【八十一科】条,竟将八十一科之原文全行脱漏,误以八十一法之原文代之。如此种种,难以枚举,略举数条,以概其余。]采辑时业为之一一更正。然本书搜罗广博,多至三百余万言,证引浩繁,采书无虑数百千种。其原书亦间有脱误,岂第鱼鲁豕亥所在多有而已。况佛书出自译本,文义古奥,其校讎之难,盖有十百倍于儒书者。故编纂本书虽不敢掉以轻心,而才终不逮。力小任重,每自兢兢,甚至对食忘餐,中宵起立,锐意缉治,幸以成书。然每一展卷,辄愧悚交集。世有直谅多闻,引绳墨以纠余不逮者,祷祀求之矣。

此书创始于民国纪元,历十载而藏事。中间虽有事故,亦不敢一日废弃。其间多藉同人之助。襄余翻译者,朱君仲濂之力为多,其次则黄君逸农、徐君蕴宣、孙生继之也;钞录者,陆生应琦、万生保年、钱生仲霞、袁生葆生、万生宝琛也;校勘者,黄君逸农、黄君理斋、万生叔豪也;预算经费,采办材料者,李生炳南也;独任删改之劳,又兼校阅者,朱君仲濂也。取资良友,不敢掠美,编纂既竣,例得附书。

与此书相辅而行者,有二书焉:一为《翻译名义集新编》。因原书不易检查,亦照辞典之例,以笔画之多寡排列之。其引证之博雅宏赡,微特元明人莫能为,即唐宋诸古德,玄应、慧琳、赞宁而外,亦未有能几之者。一为《一切经音义汇编》。昔唐释玄应撰《一切经音义》二十五卷,孙星衍氏从释藏录出付印,于是辑佚书者踵相接。孙氏首辑《仓颉篇》,任大椿氏辑《字林》及《小学钩沉》,马国翰氏辑《仓颉》、《凡将》、《训纂》等十余种,刻入《玉函山房丛书》。其辑佚时虽皆佐以他书,然大抵渔猎于玄应《音义》也。唐释慧琳撰《一切经音义》百卷,惜吾国久佚,徒存其名于《唐书·艺文志》及《高僧传》中而已。使孙氏、任氏、马氏等得见此书,其引证之繁博,又将倍蓰于今之所辑者。呜呼!天监斯文,奇书出于日本,久佚之慧琳《音义》,竟从海外渡来矣。于是易硕氏又辑《淮南许注钩沉》,黄奭氏辑

贾逵《春秋左氏解》、服虔《左氏传解诂》、《尔雅》李巡注、《尔雅》孙炎音注,以及《字指》、《字统》、《桂苑珠丛》等十余种,刻入《汉学堂丛书》。顾震福氏又采《仓颉》、《三仓》、《古文官书》等十余种,成《小学钩沉续编》。

余统观慧琳全书,宏博无涯,所引群籍,如许慎《淮南子注》,郑康成《尚书注》、《论语注》、《三家诗》,贾逵、服虔《春秋传注》,李巡、孙炎《尔雅注》,以及《仓颉》、《三仓》、葛洪《字苑》、《字林》、《声类》、服虔《通俗文》、《说文音隐》^[5]等,多不传之秘册,一字一缣,未足相喻也。惟各条散列,颇不易检查。余以其全书及辽释希麟^[6]《续一切经音义》,将各字及各字相联之名辞,一一录出,而去其重复者,仿《大辞典》之例,汇为一集,名曰《一切经音义汇编》。学者如欲检查某字某名辞之音义,虽在俄顷间可必得矣。

《大辞典》与《名义集》,为多识博物之渊藪;《一切经音义汇编》,为集唐以前小学之渊藪。三书如鼎足而立,不可阙一。后之君子,并览观焉,幸勿封己抱残,守一先生家言,暖暖姝姝而私自悦以足也。

校勘记

- [1] “唐修《晋书》”,底本作“唐修《晋会》”,据清乾隆四年(1739)武英殿刻本《新唐书》卷一百九十八《敬播传》改。
- [2] “略分数种”,底本作“略分数种”,据文意改。
- [3] “吕氏春秋”,底本作“吕氏春秋”,据《四部丛刊》本《吕氏春秋》改。
- [4] “古人章句”,底本作“古人章句”,据文意改。
- [5] “说文音隐”,底本作“说文音稔”,据清乾隆四年(1739)武英殿刻本《旧唐书》卷四十六《经籍上》和清刻本《四库未收书提要》改。
- [6] “辽释希麟”,底本作“唐释希麟”,据清光绪十八年(1892)徐氏铸学斋刻本陶方琦《汉孳室文钞》卷四《希麟续一切经音义跋》和清宣统元年(1909)刻本陈作霖《可园文存》卷六《一切经音义通检自序》改。

汉语拼音通检

(字右边的页码指辞典索引的页码)

A	般	127	苾	107	滨	202	哺	140	chan
a	斑	162	笔	119	bing		部	142	划
阿	办	194	俾	123	冰	55	补	160	单
ai	瓣	206	闭	133	丙	59	铺	196	惮
哀	bang		毕	143	秉	86	C		禅
哇	傍	157	痹	165	柄	114	ca		谄
爱	棒	159	逼	168	病	119	擦	198	阐
蒿	榜	180	煽	171	并	129	cai		仟
an	谤	200	辟	171	禀	165	财	129	镡
安	bao		碧	174	鞅	200	采	137	缠
岸	抱	91	鼻	175	bo		菜	149	屣
按	胞	115	秘	180	卜	16	蔡	182	俛
案	保	117	弊	185	百	60	can		chang
腌	剥	129	革	190	字	72	参	135	长
庵	报	161	壁	190	佛	75	残	159	常
菴	饱	173	蔽	190	拍	91	惭	177	唱
暗	褒	185	臂	196	波	104	蚕	215	场
闇	薄	196	辟	196	帛	105	cang		偿
ao	宝	207	避	197	勃	116	苍	185	chao
奥	bei		鞅	200	柏	117	藏	201	超
懊	北	58	bian		玻	117	cao		朝
B	贝	73	便	113	般	127	草	118	钞
ba	卑	90	遍	158	剥	129	曹	129	潮
八	杯	100	褊	178	番	156	槽	187	妙
巴	背	105	编	188	博	157	ce		che
拔	呗	124	蝙	190	辟	171	栅	117	车
畔	被	127	辨	194	钵	172	厕	130	砗
跋	倍	129	边	205	钹	173	策	156	彻
罢	娘	129	辩	210	播	186	cen		chen
颺	根	140	辩	211	拨	186	岑	82	辰
bai	悲	151	变	213	爵	195	参	135	沈
白	焙	160	biao		薄	196	ceng		沉
百	碑	173	表	82	簸	205	曾	156	晨
拜	算	190	俵	122	槩	212	cha		陈
柏	ben		标	187	bu		叉	28	填
呗	本	52	bie		卜	16	刹	102	尘
败	奔	83	别	81	不	35	差	118	嗔
稗	bi		鳖	214	布	53	茶	118	颯
ban	比	44	bin		步	73	插	158	讷
半	必	59	邠	80	怖	99	chai		cheng
伴	佛	75	宾	175	哺	129	柴	117	成
板	彼	100	傩	191	捕	129	差	118	承
班	邨	101	搯	198	逋	136	豺	129	乘